

世界兒童



11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 纪光碧

封面设计 张 雪

世界儿童 第十一辑

1984年9月25日出版

本刊顾问(按姓氏笔划为序) 关宝权 方 敬 叶君健
石川一成 刘后一 任溶溶
何公超 吴朗西 陈冰夷
陈孟行 谢文娟 群 懿

编 辑 四川外语学院《世界儿童》编辑部
出 版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发 行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
印 刷 重庆新华印刷厂

四川省期刊登记证第96号

书号: R10247.234

定价: 0.36元

RF26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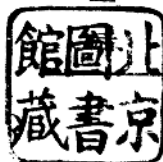
218
22
2:11

世界儿童文艺丛刊

第十一辑

小 说	不速之客	〔美〕	查·坦·杰克逊 丁振祺译	1
	蓝色的纽扣	〔日〕	小川未明 赖育芳译	19
	“结巴”	〔苏〕	A·穆萨托夫 王安勤译	33
	红 猫	〔西德〕	路易丝·林泽尔 张宽译	48
	青岭山遇险记	〔美〕	杰克·麦克拉伦 陈晓莉译	13
	小狐狸买手套	〔日〕	新美南吉 任妮娜译	56
	骨柄小刀	〔苏〕	符·索洛乌欣 非琴译	76
	在二十八层楼上	〔美〕	杰丽·康莱 页晋生译	83
	神奇的纸片	〔苏〕	尼·吉洪诺夫 赵其强译	91
	妈妈和毕业礼物	〔美〕	凯思琳·福布斯 陈超白译	101
水	〔苏〕	加林娜·乌索娃 叶玉珍译	109	

童	蚊子城	〔英〕 亚历山大 陈英娥盛树立译	127
	谁最重要	〔美〕 阿·麦克罗夫林 胡瑞文黄树基译	29



B 030200

故事	四条猫腿		王炽文 译	63
	动物的争论		陈 光 译	66
	三个筛子	[德]	J·罗斯勒尔 吴 勉 译	67
传 说	金刚山的八仙女		朱会生 译	68
寓言	寓言二则	[保]	埃林·彼林 冯玉律 译	97
	团结就能成功	[约旦]	哈姆丹·哈吉 沈 行 中 译	99
幽默与 笑话	小汤姆趣事		陈柯辑 译	118
	小和尚和星星		周毅萍 译	119
儿童环 球旅行	奥尔良尤金—— 世界长跑之都	[美]	加·莫尔斯 王映桥 译	26
外国小学 生习作选	我的爸爸	[日]	塚田朋子(五年级) 杨洪鉴 译	120
	我和电视机	[日]	山中春夫(六年级) 杨洪鉴 译	123
动脑筋	(二题)			88
科学游戏	光亮如新的硬币		银 桥 译	90
科学小 试验	怎样做种子杯·卡片指南针		爱 童 译	140
世界 之最	世界上最大的种子·世界上最长的蚯蚓· 世界上最小的自行车·世界上最小的			
	小 提琴		爱 童 译	87



〔美〕 查·坦·杰克逊
丁 振 祺 译

十月，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皮斯加大森林绚烂多彩，显得分外妖娆。年轻的看林人威利·凯利站在新建的瞭望塔上，挺直了身子，注视着寂静的林区。瞭望塔就筑在看林人住的小屋旁边，塔上的瞭望棚离地面有四十英尺高。小屋周围有一小片空地，空地的四周全是艳丽的树木。这片树林沿着山坡向下一直延伸到蓝岭山脉别的山麓。

年轻的凯利象往日一样用锐利的目光扫视了布满松树和栎树的山岭和深邃狭长的山谷，自言自语地说：“多么幽静啊！”这是他在小鲍尔德林站执行看林任务的第一周。由于他已在别的地方作过两年的看林工作，他的观察是熟练而仔细的。在这深秋季节里，森林火灾特别危险。瞭望员必须善于迅速识别真正的烟雾和晚秋的山岚。

“万事大吉，”凯利倦乏地喃喃自语，“到十点钟我就给格伦先生打电话，报告本站‘一切正常’。”

在海拔四千五百英尺的高山上，早晨冰霜盖地，严寒刺

骨。此刻，温暖的阳光照在羊毛衫上，凯利觉得再没有别的事儿比这更惬意的了。于是，他把望远镜放在身旁，将头枕在一只手臂上。“小睡十五分钟没关系，对于美国十分注意的森林防火来说，碍不了事儿，”凯利自忖。

凯利今年才十九岁，可担任林务员的工作却成绩卓著。他的目光锐利，曾多次及时发现火情，没等酿成巨大损失就把火扑灭了。他现在的职责是坚守了望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擅自离职守。一旦观察到有起火的迹象，便立即用电话报告总站，以便迅速派出消防队员来灭火。

这一周内，凯利一直忙于了解本林区的情况。伙伴们帮他把为数不多的个人用品捆扎好，连同一个月吃的食品送上山来后，他还没来得及把小屋里的东西安排好。现在，突然从下面飘来烙饼、蜂蜜和香肠的混杂香味。他早餐吃的就是这些东西，闻到这股香味，他便想起自己由于急于爬上了望棚来，没有洗的碟子还留在小屋门旁的长凳上。

凯利打了一会儿瞌睡，突然听见罐头盒发出来的嘎拉嘎拉的响声，随后又是啪的一声巨响。他首先想到的是烙饼，可又捉摸不透是什么东西把碟子弄翻了。他慢慢地站起身来，朝下张望。在那小屋的绿色屋顶上，一缕青烟从火炉的烟囱口徐徐上升，小屋四周的草上结满了白霜，这里那里还散乱地堆放着建造了望塔留下的木料和木屑，一点儿也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的地方。他没有养猫，不然他会责怪是猫弄出来的响声。正当他感到纳闷儿的时候，下面又传来呼的一下关门的声音。

“一定是来客了，”凯利低声说，“可他们干吗要关门呢？”

他已经有一个星期没见来人了，至少还有一个星期才会

有人来。他一边朝下观看，一边捉摸：会不会是小偷以为林站里没人而跑到小屋来偷东西呢？随后，他又听到小屋里有拖着脚走动的声音。

“喂！”凯利大声叫道，“干什么？”下面没有回答。他又叫道：“嗨！怎么了？”

仍然没有回答，但令人迷惑不解的声音还在响着。过了不一会儿，他又听到什么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

“好吧，得去看个究竟！”凯利咕哝着说。于是，他爬出了望棚，踏上梯子。梯子离屋顶只一步之隔。凯利把脚一迈，径直跨上屋顶，蹑手蹑脚地爬到屋顶的前沿，想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把事情探明。他俯首朝下一看，门的确关上了，里面的人还在走动。他蓦地想到，一定是某个伙伴沿着林间小道上这儿来捉弄他。于是，凯利轻轻地跳到地上，把门推开，一步跨进门槛。小屋只有一个窗口，而且是在里屋靠近他睡床的墙壁上。

凯利在外面明亮的阳光下呆久了，刚进屋便感到屋里一片昏暗，什么也看不清。事实上，他手摸到了东西还未看见。半开的门后面有一个东西突然把门一撞，砰的一声又把门关上了，门差一点儿轧住他的手指。凯利慌忙地一下跳到小屋中央，急忙转过身来一瞧：原来是一只大黑熊，两条毛茸茸的后腿从门的角落只顾往后退。

尽管年轻的看林人大声吼叫，那野兽却不理睬。隔了一会儿，大黑熊才从装了半加仑蜂蜜的金属罐里拔出嘴来，嘴角还淌着蜂蜜。那家伙舐了舐下巴，骤然嗥叫了一声。

“快滚出去，畜生！”凯利一面气吁吁地说，一面冲到床边去取枪。他突然想起：原先挂在那里的枪已经拿到山下总



站去了。

凯利走到床边，惹起一阵莫名其妙的骚乱。被褥和铺板忽然隆了起来，从床底下跑出来一只还未长大的熊崽儿。那小家伙嘴上叼着凯利的一只新长统靴，这双新长统靴花去了十六美元，占了他一个月工资的大部分。当那受惊的小熊打他身边逃走时，凯利朝它的肋间轻轻地踢了一脚。

小熊放下靴子，愤怒地嚎叫了一声，慌慌张张地奔向母熊。

此时，凯利并不怎么惧怕。他只是考虑这两个粗暴的客人可能造成什么危害。山熊乃是一种胆怯怕见人的野兽，一见到看林人就赶快逃走。可是，这时他听到母熊发出粗犷的嘶哑叫声。母熊摇摆着脑袋，走到小屋的中间，对她的主人瞋目而视。它下巴上往下滴的蜂蜜使它显出一副滑稽相。可是凯利没工夫取乐。他尖叫一声，想把母熊吓回去。

“真糟糕，还有一只！”凯利吃惊地发现火炉背后又有一只熊崽儿从木柴堆里往回缩。“三只熊！把桌上的东西捣得一塌糊涂！”他又挥舞着手臂，厉声叱呵。

大黑熊连忙一步跨到两只熊崽儿前面。看林人凯利突然意识到：即使大黑熊想走，也走不出去，因为门关得紧紧的，而床铺旁的小窗口又太小，根本钻不出去。

“母熊出不去了！”凯利下气不接上气地说，“要是有了枪该多好哇——这可算得上是紧急情况了！”按照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只有在紧急情况下，看林人才能向熊开枪。

凯利又挥了挥手臂，这时他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母熊向前冲来了，它嘴里发出可怕的咆哮声，年轻的看林人急忙往床上爬。这张床很宽，四根柱脚很粗，床上有木架，凯利以惊人的速度爬到了床架上。

老母熊就站在他下面，昂起头，向他嗤之以鼻。它这么轻而易举地就制服了这个破坏它们家庭野餐的家伙，似乎又惊又喜。凯利伏在床架的木板上，身子探到床沿外，对着大黑熊吆喝：

“滚出去！嘘！快滚回去！”

老母黑熊不睬他，干脆蹲下来凝视着他。看来它倒挺乐意象这样把凯利困在上面，好让它的孩子们寻觅早餐。凯利看到那两只饥饿的熊崽儿乱扒乱抓他一个月的食品，不禁恼怒万分。先是面包袋给撕开了，一只小熊抓起一只面包，大口大口地啃起来，屁股下面还坐着一只面包呢。另一只小熊抓住价格昂贵的火腿，从包装袋里扯了出来，心满意足地咬了一大口。看林人凯利见此情景，实在忍受不住了。

他坐起来，四处找棍子，结果只找到不知什么时候放在

床顶上的一包用纸包着的大铁钉。他取了一颗铁钉，瞄准啃火腿的小熊掷过去，正好击中鼻子。小熊抬头嗥叫起来。

“击得好哇！”凯利大声叫道。“快放下火腿！”他又向那强盗掷了一颗铁钉。随后，他抓了一把铁钉，朝小屋对面的角落扔去。铁钉落在洋铁盘和碟子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惹得熊群一阵骚乱。两只小熊躲到母熊身边，站着只顾哀叫。母熊嗥叫一声，蓦地站起身来，一双毛茸茸的耳朵几乎齐床顶了，凯利连忙翻身滚到里面紧挨着墙壁。

“这可不行。要是它一伸爪子，我就倒霉了。”他吓得魂不附体，自言自语地说。“我不能再打扰它们了！”

大黑熊哼了一阵，见没有动静，又趴到地上了。凯利仍然贴着墙，一动也不敢动。下面的三只熊他已看不见了，只听见两只小熊弄出格格格的响声和鼻子吸气的声音，它们又去抢夺食品了。隔了一会儿，他设法朝下偷看了一眼，发现母熊坐在那儿倾听动静。从它眨动着的、留神的眼睛可以看出，它随时都可能勃然大怒，如果再有什么打扰，它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嘿，”凯利喃喃自语，“要是它发现自己真的给围困在这里了，不知它会怎么办？可我自己该怎么办呢？”

凯利放弃了抢救食品的蠢念头。只要它们肯离开，让他下去收拾乱七八糟的残局，不管什么好吃的，全让它们吃光好了。凯利既不动弹，也不吭声，这一来反倒使母熊起了疑心。它又站起来，往床顶上看了一下，嗥叫了一声。小窗户正好在床头那边，凯利想，自己真是一个傻瓜，刚才有机会怎么没有从窗口逃走呢？

现在要爬到窗口去是很危险的。而且，他也不愿意把三

只野兽留在屋里把所有的东西都给糟蹋了。逃出去从总站找人来帮忙，起码要半天时间才行。此外，向格伦站长报告说，母熊把他监视着，让两只熊崽吃了他花钱买的食品，那又太愚蠢可笑了。

凯利紧靠墙壁躺着，肚里思忖：要猜透一只熊倒底在想些什么，可不那么容易。这时候，一个令人高兴的念头突然闪过他的脑际。

打电话！电话机就在那里，装在床头和小窗户之间的墙上！倘若这个丑陋的母熊让他打电话，他就可以给总站的人报警，把他怎样陷入困境的经过解释清楚。也许它让他打，也许不让他打。凯利考虑了一阵，偷偷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大黑熊瞅了一眼，就沿着墙朝电话机爬去。

床顶的薄木板发出叽嘎叽嘎的响声，这使他心里感到一阵紧张。大黑熊嗥叫起来，凯利立即停止爬行，静静地躺着。后来，他又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了一下，把上半身探到床架外面，恰好抓住耳机，凑到耳边。但是，再要将身子往前伸，以便把嘴凑近送话器可就难了。送话器装在电话机盒子上，电话机盒子又安装在墙上。而且，要多次摇动小手柄以后，才能接通电话。

电话铃一响，这三个不速之客全都站了起来。两只小熊抬头张望，开始嗥叫；母熊发出一阵嘶哑的愤怒吼声。

凯利不顾一切地摇动手柄。“喂！”他好不容易才把嘴挨近送话器，而没有从床上掉下去。“喂！喂！”

母熊的脚掌轻轻地落到地板上。凯利回头一看它在干什么，心里就慌了。他知道，母熊要是绕过床这边来就会用爪子一下把他打下床去。他也知道，受困的母熊会在一瞬间把

他咬死的。

“喂！”他大声说，这一次用一只手撑在墙上，“喂，你是格伦先生吗？格伦先生！是你呀？噢，喂，格伦先生！”

“嗯？大声点儿，”对方官腔十足地说。“是小鲍尔德林站打来的电话吗？”

“是的！”凯利哼哼地回答，“快，格伦先生！有熊——”

“有火？”格伦先生的声音打断了凯利的话，这次更是官腔十足了。“在哪里呀？”

“是熊！”凯利大声叫道，“很大！”

“很大？为什么不早报告呢，凯利？火燃大以前你应该看到火焰的。”

“不是火！”凯利拼命吼叫着，“是熊！一只大熊！”

“说清楚点。把嘴靠近话筒，凯利！”

“有熊！”凯利呜咽着说，“我没法靠近话筒！它不让我靠近。”

“你说什么来着？”站长不耐烦地追问道。“给我写个书面报告来。你说的我一点儿也不懂。”

“有熊！”凯利气吁吁地又说，“X—I—ONG！”

“熊？”对方一阵沉寂。“噢，熊。嗯，有熊打电话干吗？假使你碰到一只熊，别和它胡闹就是了。”

“我没和它们胡闹哇！”凯利大声回答。

“好了，别这么大叫大嚷，叫我怎么听得清楚呢！别去打扰熊，森林里的其他动物你也别去打扰。这是违反规定的。”

“我在小屋里，格伦先生。屋里有三只熊。”凯利喊着。“门给关死了。屋里有一只大熊，还有两只熊崽儿！”

总站那边停歇了片刻，随后凯利听到站长对另一个人说

话的声音。“嗨，米勒，你来听听小鲍尔德林站的凯利在嘟叫些啥。他说看见一只熊，可是他老是大声叫嚷，我一句也听不清！有些人连打电话都学不会。”

“熊！”凯利又尖声嚷道，几个手指撑着墙又酸又痛，快撑不住了。“喂，格伦先生，我准备跳窗出去，尽快赶到山下来。”

“什么？”站长问道，“到山下来？凯利，在这个季节，森林防火员擅自离开了望台是严重违反规定的，难道你不知道吗？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得坚守岗位！”

“嗯，如果你不准我离开，我只得成为熊的肉食了——我就要给吞进你从未见过的大母熊的肚子里去了！”

“他讲什么熊肉，”来替站长接电话的林务员米勒说。“他一定是在设陷阱捕熊。这也是违反规定的呀。喂，凯利，”米勒提高了嗓门大声说，“你嚷嚷什么熊呀，格伦先生弄不明白。他对熊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他要你今天坚守在了望台上，留心火灾！”

“救命哪！危险哪！”凯利大声呼喊。“快拿支枪来！就是森林起了大火，我也跑不出去了！熊把我困住了！”

“枪？”米勒先生打断凯利的话问。“拿枪去打熊是违反规定的。”

这时候，凯利听到格伦站长对米勒说：“好了，如果你在电话里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米勒先生，快骑马到小鲍尔林站跑一趟，看看凯利是怎么回事。”

“滚开！”凯利气呼呼地喝道。米勒先生听到电话里传出来的急叫声，便转身对站长说：“凯利年纪小，一定是在山上孤身一人过不惯，大发脾气了。好吧，我沿小路去小鲍尔德

林站，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告诉他，”格伦先生说。这时米勒在马栏旁已经纵上马鞍了。“如果他在电话里那么激动就是因为猎熊这事儿，则必须立即停止这种行为。”

与此同时，在小鲍尔德林站的小屋里，凯利把大半个身子探出了床沿，想凑近送话器，把话说得清楚些。他那样翻动身子，使小熊极为不安。一只小熊不啃火腿了，抬起头来观望。

那只小熊带着受了惊吓的尖厉叫声直奔母熊，母熊用两只后腿直立起来，大吼一声，把一只粗大的前掌扑到凯利躺着的床架顶的边缘上。凯利感到熊的脚爪在抓他左边裤腿，一撒手把耳机掉下去了，猛地呼叫了一声，下面的总站也听到了。

“滚开！”凯利又吼叫起来。母熊的爪子已经轧进他腿上的肉里去了，凯利急速翻转身子，把腿缩了回去。突然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床架倾倒下来了。原来单薄的床架承受不住添加上来的大黑熊身躯的重量，正当这野兽开始往床顶上爬的时候，床架倒塌了。熊啊、人啊、被单啊，一齐掉到了地上。

凯利跌下来时，一头栽在一只小熊身上。他从绕缠在一起的床褥中挣脱出来时，又撞在生气的小熊的肋间。这时，受惊的老母熊怒号了，其中掺杂着床单的撕裂声。

“滚出去！”凯利挣扎着站了起来，再次吼道。他扭转身子，发现愤怒的母熊也和他一样摆脱了被褥的羁绊。母熊把一堆被褥咬破和撕成碎片之后，发现被褥里面没有人，两眼露出惊愕神色。凯利顾不上去注意这些，拼命奔向小窗口，猛

地一纵，向窗外跳了出去，无论是窗架还是窗玻璃，对他都毫无阻拦。事后，凯利回忆说，他简直记不清楚两条腿是怎样听使唤的，反正冲了出来；他一掉在草地上就急忙爬起来向山下冲去，一口气跑了一百英尺。随后，他突然站住了。

“何必忙不迭地跑走呢？”他自问道。“那三只熊还关在小屋里呢。”

他坐下来喘了口气儿，然后看看满身上下割破和擦伤的地方。在他和熊的这场搏斗中，一条结实的卡其布裤子和羊毛衫可帮了他的大忙。然而，恰恰就是这个遍体鳞伤，一瘸一拐的年轻人又沿着小道向上爬回小屋旁，把耳朵贴在门上，听着被弄得一塌糊涂的小屋内的动静。

“担心的倒不是我这两条腿，”凯利自语道，“而是火腿。我敢说，剩下的够不上吃一顿早餐了。”这时，他偶然朝山下一望，望见一个人骑在马背上迅速地沿着小鲍尔德小径疾驰而来。



“是米勒先生！”他低声说。“嗯，可不能让总站的人以为我没有干活。当然，我也不会伤害美国这些可怜巴巴的小熊的！”

凯利伸出手，抓到了门上的把手，向里面迅速地一推，把门推开了。然后，他

闪过屋角，爬上了通往了望塔的梯子。

他象猫一样轻快地往上爬，用头顶开棚底下的活门，一骨碌纵身上了了望棚，口里还喘着粗气。然后，他拾起望远镜。

米勒先生来到小屋前的空地时，首先抬头向上望了望四十英尺高的塔顶。年轻的看林人凯利巍然地站在那里，象拿破仑塑像那样镇定自若，正用望远镜察看着这片林海。

“嗨，喂，凯利！”米勒喊道。“你正在工作，啊？刚才电话里嚷嚷的是怎么回事？你说到熊啊什么的。”



“熊？”凯利镇静地反问道。“熊？”

他回头一看，在小屋的一旁，正好在米勒先生站的地方的对面，有一支整齐的队伍在行进。领头的是大黑熊，慢悠悠地朝树林走去。后面摇摇晃晃地跟着两只十分心满意足的小熊。有一只小熊嘴里还衔着半个面包，另一只小熊啃着一块吃剩的火腿。凯利一面目送着这几位不速之客，一面听米勒在下面喊叫。

“呃，我说，我是来看你的，”米勒继续说，“好象听说你讲过请求去猎熊——至少你讲过熊的事。”

看林人凯利嘻嘻笑了。“谁呀，我吗？”他问道。“你该是搞错电话号码了吧！不过，米勒先生，请你到我小屋去检查一下，看电话是不是还顶用。我得再打电话报告一下。”

题图、插图 钟长青

青岭山遇险记

〔美〕 杰克·麦克拉伦

陈 晓 莉 译



“呜——。呜——。呜——。”

柴油电力机车发出的一阵阵悦耳的汽笛声，在青岭山的群峰之间回荡。十岁的罗尼懂得这个信号。这是火车司机在告诉罗尼的爷爷：火车已给控制住了。他爷爷是半山腰那段铁路的扳道工。倘若扳道工没听到这信号，司机就把长长的列车开上一条陡峭的安全的轨道，滑行一段，然后安然地停下来。

这当儿，罗尼瞅瞅爷爷送给他的那只铁路用表：刚好下午三